



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七發八首

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文選卷三十四
枚叔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

間乎 言王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太子

曰憊謹謝客 謝文曰 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

太子方富於年 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意者久耽安樂日夜

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 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

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 紛屯澹淡噓唏煩醒

說文曰轆車籍交革也轆音色也 紛屯澹淡噓唏煩醒

淡澹憤耄煩悶之貌也王逸楚辭注曰噓歔啼兒方言曰

哀而不泣曰唏噓與歔古字通希許冀切列子曰季梁病

矯氏曰病由精慮煩散也 惕惕怵怵不得瞑 尚書曰休

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醒 虛中重聽亞心聞人聲 素問曰何謂

夜以興素問岐伯曰不 虛中重聽亞心聞人聲

得卧者是陽明之逆 精神越漑百病咸生 呂氏春秋曰精

神勞則越高 精神越漑百病咸生

問曰陰病惡聞人聲 精神越漑百病咸生

詩越散也鄭玄毛 聰明眩曜悅怒不平 王逸楚辭注曰久

詩箋曰漑發也 聰明眩曜悅怒不平

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 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

毛詩曰曾是莫 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

聽大命以傾 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

必官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 禮記曰孔

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又曰其次飲食則温淳其臍脰

為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君處也 飲食則温淳其臍脰

醲肥厚温淳謂九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臍味其口病

醲肥厚温淳謂九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臍味其口病

也臍臍昌芮切臍肥肉也池真衣裳則雜還曼煖燂燂熟暑

切臍臍昌芮切臍肥肉也池真衣裳則雜還曼煖燂燂熟暑

曼輕切燂燂亦熟也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詳廉切燂燂亦熟也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挺解也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曰

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豈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

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廢痿之機呂氏春秋曰

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怡廢之機高誘曰怡至也廢機門

乘引怡廢而為廢痿未詳乘之謬為好洞房清宮命曰寒

奇而改之聲類曰怡嗣理功廢渠月切

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廢多陽

廢不能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鼻皓齒

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爛腸之食廣今太子膚色靡鼻四支

委隨筋骨挺解鼻澤也楚詞注曰靡細也血脉滋濯手足情

窳璞方謂過度而且大也兩雅曰滋過也又曰濯大也鄭

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巴使

有天人遺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大悅

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溥漢書注曰

總稱也往來游醮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茸餐毒藥

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求久而不廢

楚詞注曰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鵲記曰扁

淹也秦氏各越人得長桑君方視病盡見五臟韓子

今如天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

子也君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常無離側以為羽

翼高誘注呂氏春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

至哉唐猶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

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鵠子

為妙道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

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

千仞而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也

也張晏漢書注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包咸論語注

湍流逝波又澹淡之澹淡搖蕩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

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也

也莊子曰異鵠朝則鸚黃鳴鳴爾雅曰鸚黃高

感周之額也記曰仲冬曷旦不鳴鄭玄曰曷旦鳥也郭璞方言暮則

曰鳥似鷄冬無毛晝夜鳴鳴與曷並音渴鳴音旦也注暮則

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下楚辭其下

而悲鳴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斲以為琴野蘭之絲以

為絃論語曰師摯之始閔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

之易京野蘭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孤子之鈞以為隱九

寡之珥以為鈞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達國語注曰鈞帶

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喪

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

約亦的琴徽也都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堂一樂師也

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先暢達則燕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賦曰麥秀漸兮為華翼坤蒼蒼向虛聲兮背槁槐槁古字通也依絕曰漸麥苦也慈歛切

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

生類之行皆謂之蚊又曰蟻蟲也居北切方言曰南楚或謂姑為蟻爾雅曰蟻蚍蜉也柱陟羽切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犛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胃以山膚楚苗之食

安胡之飴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

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未詳一曰安胡胡也宋

玉調賦曰為臣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搏飯徒完

切於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至味又白公曰伊尹說湯以

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熊蹯之臠勺藥之醬夫臠熊蹯不

合者易牙嘗而知之薄者之炙鮮鯉之鱠者

熟方言曰臠熟也音而膏也上林薄者之炙鮮鯉之鱠者

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秋黃之蘇白露之

未詳一人謂之薄切獸者之肉而以魚鱉鱸也

茹菜之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有味百酒布蘭之

生山梁之養秦豹之胎論語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

栗杜預左氏傳注曰養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

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

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小飴大獸如湯沃雪昌悅切沃雪言

昌悅切沃雪言

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

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比迫近胡冠如傳曰鍾地在未開石山險

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即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

齒至矣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前似飛鳥後類距虛曰驥

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穉麥

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羸而後走前曰穉麥

服處躁中煩外也穉麥分劑而食馬肥故中強而外煩

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將羈堅轡附易路且勿也於是

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接季為之右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

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接季

之走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

能起之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也於是使射干鎰

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

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

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駒與彼上駒取君之上駒與彼

中駒取君中駒與彼下駒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平

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為

趙簡王取道爭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以服彊起乘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九江右湖其樂

無有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荆山在荆州郭璞山

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淮海汝稱海大言

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以於是使博辯之

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志死無有天下無有比物是屬事離辭連類

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比物是屬事離辭連類

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

虞懷之宮虞懷宮連廊四注鄭玄周禮注也臺城層構

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黃堂為滄也淵章白鷺孔鳥

鷓鴣淵章鳥名未詳宛鷓鴣鸚鵡翠巖此紫纓纓鬚首也七也龍德牧

邕邕群鳴爾雅曰邕邕鳴也陽魚騰陽魚騰也七也龍德牧

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淑溲也恐遠長懷寂寥

無聲濊與寂音義同也字書曰藹藹草也空也女桑毛詩曰倚彼

力鳥切女桑傳曰藹藹水草也女桑河柳素葉紫也空也女桑毛詩曰倚彼

女桑英桑也爾雅曰檉河柳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苗松條

苗山之松豫章木名也孔梧桐并間極望成林張揖注曰并

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梧桐并間極望成林張揖注曰并

也問衆芳芬鬱亂於五風道甲開山圖也成林張揖注曰并

從容倚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也成林張揖注曰并

閉與陽送開消息或為演史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成林張揖注曰并

音孟子得為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為成林張揖注曰并

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成林張揖注曰并

該王逸楚詞注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成林張揖注曰并

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激急風也成林張揖注曰并

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成林張揖注曰并

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成林張揖注曰并

所以淫泆流酒也許慎曰鄭衛新聲所使先施徵舒陽文
 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
 段干吳娃問姬傳子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戰國
 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廐先施哉徵舒段干傳子皆
 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
 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
 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
 上文孫卿子曰問姬子奢莫之媒常人雜裾垂鬋目窈心與
 昭漢書注口問姬梁王魏嬰之美人雜裾垂鬋目窈心與
 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鬋燕尾也窈當為挑史記交切榆流波雜
 曰日挑心招張晏漢書注曰挑挑也鬋所交切
 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爲蒙澹塵被蘭澤列
 曰稷王爲中天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燕服而御尚書
 雜正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
 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釋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
 朝服襲嬋服入御于君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

輿乘牡駿之乘廣

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夏服已見子

書人傳曰未右夏

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彫起彈

子虛賦又古考史

烏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因名也

楚詞曰羲和掩青

馳乎蘭澤珥節乎江潯雲林字林曰

楚詞曰羲和掩青

蘋游清風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

崑崙之蘋陶陽氣

蕩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

春也神農本草曰

心蕩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輕

禽也左氏傳曰楚

城之東並以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

之足窮相御之智

巧勞而致千里也御之恐虎豹懼鷙鳥爾

雅曰逐馬鳴鏹魚

巧勞而致千里也御之恐虎豹懼鷙鳥爾

跨麋角魚逐馬跨馳逐之馬鳴鑣鑿為於麋也履游麋免蹈

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陵猶促也說文曰窘迫也無創而死者固

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

以五校兵出獵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

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鄭

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也言逐獸而觀望之有圻圻圻也墨或為廛純粹牲犧獻之公門尚

體完日全應邵漢書注曰粹淳也毛萇曰獻駢于公太子

父詩曰乃攘竊神祇之犧全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

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孔安國曰尚書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

並作莫閻貌也說文毅武孔猛袒裼身薄左氏傳曰致杲

曰孔甚也毛詩曰袒裼暴虎毛萇曰袒裼身薄也

錯之勇也六韜書刀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收獲掌功賞

賜金帛鄭玄周禮注掩頰肆若為牧人席張揖上林賦注

詩傳曰旨酒嘉肴羞包膾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柔

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言游獵歛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

貞信之色形于金石毛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

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斃傳曰安國尚書

此貞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

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與諸侯遠方交游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至則未見濤之

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邱然足以駭矣邱然驚觀其所

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温汾者所滌汨者爾雅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

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温汾轉之貌也爾雅曰譏汨也郭璞

汨謂摩切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

辭縷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

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爾雅曰

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

毛萇詩傳曰涘涘也虹洞切

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

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

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

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

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折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

朱汜蓋地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

名未詳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

決狐疑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當是之

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聳披輦而觀望之也

廣雅曰偃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遺蹙者履然蹙跛不能行也必亦切况直眇小煩慙醒釀

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

論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言

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江水逆也山出內

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行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小雅曰

詭文曰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說文曰淋山

漂為汧聲類曰汧其少進也浩浩澶澶如素車白馬惟蓋之

張浩浩深廣之貌也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

如三軍之騰裝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需其

旁作而奔起也飄飄馬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

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

純馳浩蜺前後駱驛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

顯顯印印楛楛疆疆莘莘將將顯顯印印波高貌也楛楛

疆渠章切莘莘多貌也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陰符

曰并我勇力重堅壁壘應劭漢書旬隱旬磕軋盤涌裔原

不可當軋軋無垠貌也盤謂盤觀其兩傍則滂渤沸鬱閤

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律當為碑突怒而無畏

踏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窮石激推倚郭璞曰

沙堆也都迴切追亦堆字今為迫古字假借之也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園之

津涯菱軫谷分或園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本無菱字許慎

也一本無菱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迴翔青篾街枚檀栢青篾檀栢地名也迴翔水

復派也街教無聲也周禮曰街枚氏鄭弭節伍子之山玄曰止言語

通厲骨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

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且食鮪山畫將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凌赤岸擊扶桑

橫奔似雷行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

有大濤至江東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篳掃竹也山海經

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扶桑也十日所浴之者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毛詩曰

武如震如怒毛渾沌渾沌狀如奔馬渾沌渾波相隨之

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越絕書曰王捐子胥於大江口勇

士之勢乃有遺鄙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渾沌徒本切渾胡本

切混混沌沌聲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

本徒發怒塵沓清升踰蹠頃清者上非遞相踰蹠也說文

曰塵礙止也塵竹栗切底平也埤蒼曰沓釜沸出者徒谷切如淳漢書注曰蹠超

喻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陽侯大波也藉藉

蓋地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發紛

紛翼翼波涌雲亂廣雅曰翼翼壯健兒也蕩取南山背擊

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

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戰決勝滌汨潺湲披揚

流灑節泌節波相撰也汨密汨水橫暴之極魚鼈失勢巔

倒偃側沈沈流疾也字書曰潺湲流貌也伏連延沈沈湲湲魚鼈巔倒之貌也

沈禹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為涸閭悽愴為爾雅

曰踣前覆也薄北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孔安國論語注曰

注曰資若莊周魏牟揚朱墨程便蚡詹何之倫呂氏春秋

牟謂詹何身在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謂

公何蚡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鈎鉞芳錡加以

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借受鈞於玄淵七畧曰蚡

子名淵楚一人也然三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

而筭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筭之音義曰

參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

於是太子據凡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怛然

汗出霍然病已出怛汗貌也莊子曰泐然汗

七炫八首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

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馬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

入是謂大荒 飛遯離俗澄神定靈 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

之野中也 豹背世離俗 輕祿傲貴與物無營 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

身也 蔡邕釋誨曰安 耽虛好靜羨此末生 列子曰莫如靜

也得 獨馳思於天雲之眈而無物象而能傾 舞賦曰獨馳思

其居 韓簡曰物生 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詭焉 鏡機鏡照

而後有象 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超野追風 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泱

之野遂屬玄微子之所口古 乎虛賦曰過 其居也左激水右

高岑 子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推移 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

被文裘 儀禮曰皮弁服素積鄭玄曰皮弁者白 出山岫之

潛穴倚峻崖而嬉遊 爾雅曰山岫 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

六合而隘九州 山海經曰也之所 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

而中留於是鏡機微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 毛詩曰南

書傳曰距至也 順風而稱曰崆峒之上故往見之黃帝

順風膝 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 周

行而進 曰遯而無悶幽通賦曰保身遺名民之表分鄭玄毛詩

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曰名令聞也背世已見上注 今

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

紀經 韓子曰精神日耗蒼頡篇曰耗消也 紀耗呼到切

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 言像因形生響隨聲

圖象而無形豈有得哉 孫卿子曰 之無形絃者放於無

影之像形揚雄解難曰譬若畫者 於無形絃者放於無

也 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 論語思也 玄微子俯而應

之曰謔有是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謔怒恨之聲也夫太極

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初為

一後為天地人也春秋說題寧曰元清氣以為天渾沌無

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

為元在老為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必終也曰形芒芒元氣

道義不殊也誰知其終春秋命曆序曰元氣名穢我身位累我躬曰行

名失已非士也又魏文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

侯曰夫魏真為我累耳假靈龜以託喻寧掉

思玄賦曰慕古人之真節毛詩序曰遺餘也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在子莊子曰吾聞楚

有堯之遺風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

色之妖靡羽獵賦曰游觀侈靡爾雅曰演廣也尚書仲虺

也滿朝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

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也探隱拯沉爾雅曰探取也難

出溺說文曰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尚

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鏡機子曰芳菰精糲霜蓄露蒸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

為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糲米也名糲與糲古字通薄懈

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芣遂鄭玄曰遂牛藪遠與蓄音

義同也宋王諷賦曰玄能素膚肥藜膿肌鄭玄周禮注曰

為臣黃露葵之羹也

龍貌也女蟬翼之割剖纖析微蟬翼言薄也楚辭累如疊殼

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弁鷄珠翠之珍見南

都賦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過也許慎淮

南子注曰鷄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入古字通珠

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

寒今肝肉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鷄寒劉熙釋名曰

韓雞本出韓國所為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

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鱸也山

海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馬是多鱈魚常行西海而游於

飛而夜行雁江東之潛鼉睢乃漢南之鳴鶉蒼頡解詁曰鶉少

汁醴也糝以芳酸甘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糝玄冥適鹹

子充切也糝以芳酸甘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糝玄冥適鹹

蓐收調卒禮記曰北方其神玄冥北方水也尚書曰水曰

也尚書曰金曰辛此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口君乘

從革從革作辛此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口君乘

物志曰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

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

禹飲而耳之遂疏儀狄乃絕肯酒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

也木味酸入酒故酢而沉者沸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顯

辭曰黍為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為酒宋衷曰麥強

徵則苦發叩宮則其生禮記曰中央七其音宮其味苦

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釋名曰酒

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謂霍光可以神可以娛

曰今羣臣鼎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

腸精神爽也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

腸精神爽也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

子年黎藿未暇此食也

韓子曰藿糧之飯藜藿之美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

越絕書曰孔子後弟子七人往奏勾踐乃身被賜

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藻文飾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曰奉

綬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

楚人和氏得璞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

刃聖主得賢臣頌曰巧治鑄干將之璞陸刺犀革戰國策

漸清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耀垂

侯纁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纁九成則九華組之纓從風

紛紜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佩則結綠

懸黎寶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符采照爛

流景揚輝劉林蜀都賦注曰符采玉蒲蔽之服紗縠之

裳孔安國尚書傳曰江充衣紗縠單衣而下金華之鳥動趾遺

光言以金華飾鳥故動足而有飾光也劉欣期交繁飾參

差微鮮若雲和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說文曰緄織成薰以幽

若流芳肆布猶蘭曰幽蘭也擬古詩曰屢見流芳歇毛萇

肆陳也雍容閑步周旋馳耀聖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

楚治兵若不獲命南威為之解頰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

則與君周旋也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

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頰

而笑西施已見王文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

毛詩曰巧笑倩兮鄭玄毛詩箋曰揭毛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馳騁曾不下輿

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此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

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

玉輅之繁纓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改曰雲龍也周禮曰凡

樊讀如繁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繁與鞞古字通垂宛虹之長綏抗招徕之華

於楚辭曰緩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禮記曰招徕在上急

繕其怒鄭玄曰繕讀為勁畫招搖星捷忘歸之矢秉繁弱

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

之弓儀禮曰司射措三挾一个鄭玄曰措插也楚甲切新

忽躡景而輕騫逸奔驥而超遺風景曰景也躡之言疾也

置置彌野張罟鄭玄周禮注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

屯然後會園廣雅曰聚也捺徒雲布武騎霧散韓文曰捺獵也

文狐揜狡兔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翰以文狐

捎鷓鴣拂振鷺皆鳥之名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

足不及騰西京賦曰鳥不得發動觸飛鋒舉挂輕冒翼不暇張

獸駭值鋒冒亦罔也班固漢書序搜林索險探薄窮阻廣

曰草藂騰山赴壑風厲焱舉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

去疾貌說文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

發中必快皆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於是人稠網密地

逼勢脅哮闕之獸張牙奮鬣鼠毛詩曰進厥虎闕虎如

與也志在觸突猛氣不懼上見乃使北宮東面孫之疇子

曰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拔一毫地任於人若

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此相飲乎

也也生抽豹尾分裂樞肩爾雅曰形不抗手骨不隱心拳爾雅

禦也服虔漢書注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掌熊踏也一孟子曰

賦曰被斑也上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羽翻成雲

輪夷丘累陵聚於是駭鍾鳴鼓收旌弛旆周禮曰雷擊鼓

騶齊驤揚鑿飛沫南都賦曰騶齊鑿舞賦也俯也金較仰

撫翠蓋西京賦曰戴翠眉倚金駭為旌翠為蓋雍暇豫娛

志方外國語優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常昭曰此羽獵

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直向唐賦曰玄微子曰予樂恬

靜未暇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肝李充高安館銘曰增基顯

好自傷賦曰仰視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觀基若

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詩曰彤軒此系柱文

榱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綺井含葩金墀玉箱也西京

賦曰金祀玉階温房則冬服絺絰清室則中真含示相劉駒頤

賦曰前殿夏臨漂而含霜也華閣緣雲飛陞陵虛魚曰飛陞

揭孽緣頰眺流星仰觀八隅魯靈光殿賦曰中必一垂升龍

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

繁巧神恠變名異形班翰無所措其交斤離婁

為之失睛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

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熙光素

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含素飛翽陵高鱗甲隱深於是

逍遙暇豫忽若忘歸楚辭曰觀者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

機莊子曰任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牯以為餌躡會稽投竿

而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吳范

備四方後有楚孤父以其道傳昇昇傳達蒙蒙傳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蒙侯翼侯魏侯也芳餌

沈水輕繳弋飛吳越春秋大魚死於芳餌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

之靈龜賈誼弔屈原曰擢引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子虛賦曰外

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弄珠躡戲鮫人揚雄蜀都賦曰蟬

也毛萇詩傳曰擢引弄珠躡戲鮫人揚雄蜀都賦曰蟬

魚人水底居也諷漢廣之煎詠觀游女於水濱韓詩序曰

也詩曰漢有游女謂漢神也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

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

毛詩曰宛在水中央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

也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楚辭曰君誰

我心愁楚辭紉秋蘭兮為佩土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

也人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子耽

巖穴未暇居此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道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

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漢書曰傳昭儀少為才人常昭揚

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

子聽之不若延靈以和鄭爾乃御文軒臨洞庭軒殿檻也

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鏗則車不行莊子曰

也琴瑟交揮左篪右笙廣雅詩曰揮動也毛鍾鼓俱振簫管

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然後姣人乃被文毅之華桂振輕

綺之飄飄毛詩曰婦人上服謂劉熙釋戴金搖之熠燿揚琴

羽之雙翹宋玉諷賦曰趙飛鸞為皇女垂珠步搖來排臣西

毛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為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

名揮流芳耀飛文韓康伯周易歷盤鼓煥續紛曰盤鼓煥

以駢長裾隨風悲歌入雲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

也躡捷若飛蹈虛遠躡廣雅曰趨趨行也今為躡古凌躍

超驤蛇蟬揮霍楚辭曰跳丸超驤之揮霍也翔爾鴻翥澌然鳧

沒爾雅曰翥舉也澌切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賦曰

紛縱躡而迅赴不逮言疾飛聲激塵依遠厲響七略曰漢

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依遠猶才捷若神形難為象賦

曰彷彿神動又於是為歡未溼白日西頽東都賦曰士怒

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鈿華落收

亂髮兮拂蘭澤鈔華已見洛神賦形嬌服兮揚幽若說文

南楚之外謂好也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楚辭曰既含睇兮又

貌時與吾子携手同行毛詩曰惠而好踐飛除即閑房司

鬼上林賦注華燭爛帷幙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

曰除樓陛也華燭爛帷幙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

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采未央九秋之夕言其爽也古

行蘇武詩曰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後我而游之乎玄微子

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然以顯義烈士其危軀以成

仁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論是以雄俊之徒交黨

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遊身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賞連

也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史記燕太子丹

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

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已今太子疑光非節使也欲白殺以

劉公叔未詳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

不備且當猛虎步谷風元命苞威偁萬乘華夏稱雄漢

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辭未及絡而玄微子曰

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

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皆飛仁揚義騰躍

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

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

辭曰放志游凌轢諸侯驅馳當世品氏春秋曰凌轢諸侯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

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

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爾雅曰然方於大

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同量乾

坤等曜日月乾坤天地也張超居父頌玄化參神與靈合

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治矣黔首用寧漢書五被說

天合神契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威率汝祖征

地合神契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威率汝祖征

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威率汝祖征

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干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藹

靈外覆公羊傳曰三者無外也超隆平於殷周踵義皇而

齊秦東京賦曰踵二皇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也顯朝惟清

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

萬物生光輝也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許由

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歸河

為巢而寢其上時隱人號曰巢父也是以俊又來仕觀國之

光尚書曰俊又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常昭曰舉不遺才

進各異方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君舉不失讚典禮於辟

雍講文德於明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

四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文賦舊章已見上華說已見

人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散樂移風國富民康散樂以禮

左氏傳曰舊章不可忘也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神應休臻慶

寧春秋說題辭曰盡精竭思國富民康也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

獲嘉祥總集瑞命備致嘉祥也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

而舒光降禮記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

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

出於有道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禮記威儀曰其君

之國也文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

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名得其倫則鳳凰至廣雅曰

聆聽也毛詩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漢書宣帝曰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東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

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

之未厲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德恩惠汪

不陋宣皇明於巖穴邊讓章華臺賦曰舉英奇於不陋尚

以燭幽巖穴此窳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

已見上文淮南子曰窳戚商歌車下而相公慨然而誤秋猶時也史

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

礎溪之水呂尚釣鈞厓下趨拜尚父變名曰望毛詩吾子為

大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

也孔安國尚書傳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

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祗攬予心杜預左氏傳注曰

逝我梁祗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史記曰漢興已來受

靈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

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薛君韓詩章句令予廓爾身

輕若飛劉梁七舉曰先生昭願反初服後子而歸楚辭曰然神悞霍而體輕
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文選卷第三十四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

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

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公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冲漠公子含華隱曜

冲漠冲虚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也

嘉遯龍盤翫世高蹈

賈信越其藏鄭玄曰尚書大傳曰盤龍賈信越其藏鄭玄曰尚書大傳曰盤龍

齊人歌曰魯人之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莊子曰乘物

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

衆妙之門曰玄之又玄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海

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於是徇華

大夫聞而造焉

徇營也乃勅雲輅驂飛黃東京賦曰結飛

子曰黃帝治天下越奔沙輾流霜劉劭七華曰越凌扶搖

之風躡堅冰之津華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

旌拂霄垓軌出蒼垠許慎淮南子注天清泠而無霞野曠

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纒顧石室而迴輪仲長子昌言曰

或伏重岫之內窟窮臯之砥列仙遂適冲漠之所居爾雅

也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廣雅曰崢嶸深冥也溟海

渾濩涌其後嶰谷啣嘈張其前十州記曰東王所居處山

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執以為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

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乎

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貳負殺公子曰大

夫不遺來萃荒外曰毛萇詩傳也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參不敏

說文曰話會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楚辭曰北有寒

合善言也

方極陰故

曰太冥

黃鐘之宮尚書曰嶧陽孤桐既乃瓊巘嶒峻金岸岬嶭

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琴也

玉山也魯靈光殿賦曰崩嶒峻而龍鱗左當風谷右臨雲

岬嶭斬平兒也岬步迷切嶭徒奚切

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

地也廣雅曰蹠搖則峻挺茗邈茗曉搖則危兒也茗邈晞

履也跖與蹠同

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終

初慙與邇同見上文古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萇

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

曰霏雪兒也霏亦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傳毅七

雪類故通言也

春後榮涉於是構雲梯陟岬嶭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

秋先彫也

浮柱郭璞方言注

曰岬嶭高峻也

月律中糴賓又曰季冬之月仲夏之月仲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

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陰木生於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營匠未詳莊子曰匠

山北也

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斲斲也漢書

曰黃帝使伶倫取嶧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

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器舉樂奏促調高張禮記曰金石

也絃者高張急徽也音朗號鐘韻清繞梁楚辭曰操伯牙之號

樂也墨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

於歸昌八風俗通也淮南子曰律之五者繫五行也寫鳳之音所以八者繫

傳曰鳳舉曰上放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禮斗威儀

任重為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以

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若乃龍火西積暄氣初

收漢書曰仲尼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也飛霜

迎節高風送秋崔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森風激其羈旅

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

詩曰庶流宕他州異境毛羅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

舞賦曰若絙瑟促柱高唐賦曰心酸鼻廣雅曰揮動也

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張衡舞賦曰

揮高絃意與此同也

日賸銅丸以哇謳也嚴節急節也漢書奏綠水吐白雪淮南

也宋玉風賦曰趨高誘曰淥水古詩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

結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悲

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

莫茨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田依子曰堯為天子莫茨生

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榮釐為之擗標孀老

為之嗚咽左氏傳初莒有婦毛詩曰寤擗有標毛萇曰擗拊

心貌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婦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

而仰秣禮記仙傳曰傾耳王子喬者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

噓天慷慨骨騰肉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虛秣或為蹠也

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公子

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秘宇彫堂綺櫳

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秘殿說

文曰櫳房雲屏爛汗瓊壁青葱

禮記曰屏謂之樹刻之為

雲氣王褒甘泉賦曰

應門八襲旋臺九重

毛詩曰乃立應

曰襲猶重也汲古文曰築作傾宮飾瑤

表以百常之闕

以萬雉之墉

西都賦曰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

也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

方言曰嶢高也郭璞爾雅注

啓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乃出於衆秀出

翠觀岑青彫

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

雲光殿賦曰飛陞揭孽緣雲

上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明

兩春秋元命苞曰王衡北

棟也陵陽子明經曰閣景氣去地四

楨素炳煥粉拱嵯峨

毛萇詩傳曰楨赤也說文曰

陰蚪負檐陽馬承阿

楚辭曰錯以瑤英鏤

以金華

廣雅曰錯厠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劉方疏

含秀圓井吐葩

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聰綺圓淵

也重殿疊起交綺對楬

字集略曰楬以帛明窓也幽堂

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

晏子春秋

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若

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

列子曰聲色攜公子而雙游時娛

觀於林麓

曹大家列女傳注曰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

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

神藟俯采朝蘭本草經曰白芷遡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

瑶壇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

注曰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泚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

猶堂也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潛鯁駭驚翰起

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央也一艘長潛鯁駭驚翰起

魚鯁今呼魚謂之鯁呼車以為軫沈絲結飛矰理毛詩

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也

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歸翮鴻鴈之屬也

背負蒼天膺摩赤霄上然後縱掉隨風弭楫乘波杜預左

林賦曰紫淵徑其北也然後縱掉隨風弭楫乘波杜預左

縱放也毛萇詩吹孤竹拊雲和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

傳曰弭止也吹孤竹拊雲和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

者名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淵客習水者

山名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淵客習水者

客陳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負四子虛賦曰榜歌曰

乘鳧舟兮為水嬉揚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為

道雍門周曰水臨芳洲兮拔雲芝楚辭曰來芳洲兮杜若

嬉則榜龍舟也楚辭曰來芳洲兮杜若

柯樂以忘戚游以卒時子論語曰子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窮夜

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

毛詩曰或燕燕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居息浩猶大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

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

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

天疑地閉風厲霜飛

禮記曰仲

冬之月塗城闕築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

將因氣以效殺

圖助天地之閉截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

將因氣以效殺

圖助天地之閉截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

將因氣以效殺

圖助天地之閉截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

將因氣以效殺

圖助天地之閉截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

臨金郊而講師尚禮記曰李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

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爾乃列輕武整

戎剛車也武不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

後陳奏嚴鼓之嘈獻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

建干將之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賈駕紅陽之飛鷲唐公

之驪驪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合陽侯驪疑合即

馬似之驪也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羽隊士負羽

獵賦曰蒙盾負羽而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甄爾乃布飛羶

或云飛羅張脩民爾雅曰塊謂之羶或作羶音旻夫

盧端切然兔民也一以為對恐玄体廣雅曰民

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羶或為羅也陵黃翠挂青巒爾雅

墮也郭璞曰山墮畫長谿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內

無疏蹊外無漏迹廣雅曰疏通也七啓曰叩鉦數校舉麾

旌獲周禮曰鼓征鳴獨車徒皆行鄭玄曰獨鉦也散為陣

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

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

以獲也鼓金機馳鳴銷說文曰穀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為

鳴箭是也如今翦剛豪落勁翻車騎競駑駘武齊轍說文曰

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

響飛形移景發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舉戈林竦揮鋒電

滅林廣雅曰竦上也若仰傾雲冀俯殫地穴周禮有穴氏鄭

文選卷之三

所藏也乃有圓文之妍班題之縱又鄭詩傳曰承一歲曰從
然此妍從指諸也鼓虬風生怒目電睒七從切口齧霜刃足
獸不專論承也撥飛鋒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甄林蹶石扣跋幽叢以
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之兒也居月切
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跋躐也扣跋或謂
却伏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伎紂史記曰飛廉以材力事殷
行之獲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
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使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
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推推殺聖張華感封狝償馮
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北月負千二百斗沙也馮
豕淮南子曰伍子胥曰日大為封狝償馮
攢非也王逸楚謂豬為狝爾雅曰償償也甫運切償或為
辭注曰馮大也拉魁臚以江獬廌爾雅曰獬廌黑虎張
一角句瓜摧鋸牙捍淮十用子曰句瓜鋸牙於是擊矣瀾漫
也

狼藉傾搯倒壓編說文曰草頽齒挂山僵踣掩澤鄭玄周禮

死者曰齒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注曰掩覆也藪為毛林隰為丹

薄鄭玄周禮注曰草叢生曰薄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為鄭

禮儀注曰撤除也頓猶捨也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

有林衡孔安國尚書論最揭勤息馬韜弦張晏漢書注最

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傳肴駟連鐘酒駕方軒說文曰

注曰犒勞也又曰韜藏也肴駟連鐘酒駕方軒說文曰

也西京賦曰酒車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鍾孔叢子曰堯飲千

酌醴方駕授饗陵阜露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

文曰醕飲酒盡也陵阜露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

節而旋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

我而為之乎封禪文曰天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越絕書曰寡人楚王召風胡子而

有歐冶子寡人願齊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

淵二曰太阿三曰耶谿之劍赤山之精越絕書曰越王勾

土市陽劍見下文耶谿之劍赤山之精越絕書曰越王勾

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

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許慎淮

南子注曰劍鐵璞也徒銷踰羊頭鑊越鍛成苗山之劍

鼎切精謂其中九善者銷踰羊頭鑊越鍛成苗山之劍

羊頭之銷雖水斷龍髯陸剗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生

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鑊或

謂為鑊廣雅曰鑊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

書劍手自署姓名尚書陳龍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鍛推也

乃鍊乃鑊萬辟千灌說文曰鍊治金也賈逵國語注曰鍊

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不造百辟寶劍長豐隆奮推飛康

四尺王粲刀銘曰灌屏以數質象以呈也豐隆雷公擊索

扇炭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劍之時雨師灑掃雷公擊索

楚辭注曰飛神器化成陽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

廉風伯也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

金成物妻何難也於是干將乃斷髮以成劍陽曰干將而

使童女三石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

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流綺星連浮彩豔發

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之流綺星連浮彩豔發

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純鈞薛燭觀其劍爛如列星光

之行典論曰越絕書曰王純鈞薛燭觀其劍爛如列星光

如散電質如耀雪莊子曰此劍一用如雷震之震也魏文

積雪霜鏢水凝冰刃露紫似霜造七首理似堅冰聲類而

也鏢刀也字書曰凝冰之潔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

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也形

冠豪曹名珍巨闕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

已擅名矣非寶劍也夫寶劍指鄭則

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

夫寶劍指鄭則

夫寶劍指鄭則

夫寶劍指鄭則

夫寶劍指鄭則

夫寶劍指鄭則

夫寶劍指鄭則

夫寶劍指鄭則

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

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豈

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馬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

韓卒之官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劍而指之

不知其絕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浮翮鴻鴈也已見上注史記蘇秦說若其靈寶則舒辟無

方奇鋒異摸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形震薛蜀光

駭風胡越絕書為燭吳越春價兼三鄉聲貴二都越絕書

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駭馬千匹千戶之

况有市之鄉二駭馬千匹千戶之都一何或馳名傾秦或

夜飛去吳越絕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而求之不

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

之者無前擁之者身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可以從服

九國橫制八戎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遜逃而

諸侯而八爪牙景附函夏承風崔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

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四海承風也此蓋希世之神兵

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魏希世而特出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乘與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

天機列子伯樂曰九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

方臯之所觀天機也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

開山圖曰龍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聃

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所生也聃

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晉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拔

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豈

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也

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

韓卒之劔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

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劔而指之

駟駕上飛揚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不知其絕也浮翮鴻鴈也已見上注史記蘇秦說若其靈寶則舒辟無

韓王曰韓卒之劔當敵則斬堅甲也漢書注曰形震薛蜀光

方奇鋒異摸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形震薛蜀光

駭風胡越絕書為燭吳越春價兼三鄉聲貴二都越絕書

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駭馬千匹千戶之

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

况有市之鄉二駭馬千匹千戶之都一何或馳名傾秦或

足言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

夜飛去吳楚絕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而求之

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

劍還師去攻楚王不與也

之者無前擁之者身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可以從服

九國橫制八戎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遜逃而

諸侯而八爪牙景附函夏承風崔琰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

曰英雄景附揚雄河東賦曰函夏承風也此蓋希世之神兵

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四海承風也

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魏希世而特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乘與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

天機列子伯樂曰九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

方臯之所觀天機也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

開山圖曰龍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聯

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春也

黑照玄采紺發趙岐孟子注曰眸子也音閉說文曰眸子瞳子也說文曰紺深青而赤也沫

如揮紅汗如振血漢書天馬歌曰露赤汗染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露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

伯周易注曰揮猶奮也薛君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

覩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膺吻秦牙

方埋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

寸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比者

絕塵爾乃巾雲軒踐朝霧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赴春衢整

秋御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虬踊騰麟超龍翥

驚則莫若益野騰駒也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

塵不暇起劉廣世七典曰駿駟之馬浮箭未移再踐千里

游躡草玄之所未迹淮南子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

日禹乃使人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陽鳥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春秋元命苞曰陽成

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

唐穆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尚書帝曰汝后稷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周禮曰庖人掌

注曰鴈鵝雉鳩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黍孟冬食黍與稷窮海之錯

極陸之毛也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以陸產伊公爨鼎

庖子揮刀曰爨灼也庖子庖丁也味重九沸和兼勺藥

沸九變為火之紀高誘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和九

注曰勺藥五味之和林賦晨鳧露鵠霜鷓黃雀

露降鵠鷓美南都賦曰歸鴈鳴鷓楚園案星亂方丈華錯

辭曰煎鯖臠雀王逸曰臠黃雀也

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味也列女傳曰方丈

於前所首不封熊之踏翰音之跡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

過一肉也

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鷓鴣腥腥層髦殘象白

之食雞也食其趾數千而後足也

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雉也

曰焉胡圭切說文曰解股外也裨爾切呂氏春秋伊尹曰

肉之羹者狸狸之脣髦象之約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

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之美也髦象之肉羹貴異

味也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靈淵之龜萊黃之鮫七

博徒論曰鷺雁羊殘炙鴈鵝也

曰寒方苓之菜龜論曰江湖之魚萊黃之鮫不可丹

勝也漢書東萊郡有黃縣說文曰鮫海魚也待來切

穴之鵝玄豹之胎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

傳陶荅子妻曰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君玉燁以秋橙醑

以春梅肉燁之以薪杜預曰燁吹之也博醑蓋梅以煮魚

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醑以醑醑和以蜜醑廣

雅曰沾溢也醑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帝辛皆謂紂也史

蓋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

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殷君陳玉杯象箸韓范公之

子曰紂為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也范公之

鱗出自九溪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為生之法五水膏

也盛兒 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 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

之味 謂魯成公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公

也腊父也言味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肉厚酒以務相

厚者其毒久也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

器象箸玉杯已見上文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

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杜預注

曰融朗也晉為 金德故曰金華周易繼明代照配天光宅

曰利見大人又 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繼明代照配天光宅

周易曰明兩作 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其基

德也隆於姬公 之虞岐五王而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

治岐也仕者世 賦祿王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尚書仲

王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孔安國曰言湯有南箕之風不能

竟仁之德尚書 曰湯既黜夏命後歸於亳

暢其化離畢之 雲無以豐其澤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

於箕者風離 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尚書曰有能奮庸熙

帝之載詩曰維 清導氣以樂宣德以語氏之化陰多滯伏

緝熙文王典 氣鬱闕筋骨學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

陽道壅塞人 於冷州鳩對曰待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

鑄無射問律 於冷州鳩對曰待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

人之儀也示 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左氏傳

民軌儀也示 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左氏傳

來朝公與之 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郊子曰

昔者黃帝氏 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子曰

立也鳳鳥適 至故以鳥王猷四塞函夏謚寧允塞猶與猷

紀為鳥師而 鳥名也王猷四塞函夏謚寧允塞猶與猷

同己見上文 爾丹冥投烽青徼釋警丹南方朱冥也楚辭

雅曰謚寧也 丹冥投烽青徼釋警丹南方朱冥也楚辭

逸曰朱冥之 野也青徼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羌

之野南至交 趾丹粟范曄後漢書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

木柵水中為夷狄之界也以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

吳之鼎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

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之冶

也群萌反素時文載郁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倫尚素

哉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淮南子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

地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長楊賦曰士有不

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

乃短後之服王六合時邕魏魏蕩蕩合尚書曰黎民於變時

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玄齧巷歌黃髮擊壤

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誑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

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

刑雜履下刑墨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左氏傳孔子曰

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孔安國曰要服

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貉孔晁曰貉夷之別也莫

百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

藏之秘府春秋說題辭曰變服流速也莫不駿奔稽顙委質

重譯毛詩曰駿奔走在廟喻也蜀曰稽顙來享禮記拜而

上于時昆蚊感惠無思不擾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

類行皆蚊也毛詩曰無思不苑戲九尾之禽圖接三足之

鳥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

於蔡邕曰鳥反哺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記命記曰黃帝服黃龍

黃龍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有龍游淵盈

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楚人謂多為夥有龍游淵盈

於孔甲之沼左氏傳蔡墨曰有憂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

萬物烟煜天地交泰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

懷靡內化感無外莊子偏謂周曰吾知道林無被褐山無

章帶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賈山上疏曰皆象刻於

百工兆發平靈蔡尚書曰高宗夢得詠使百工營求諸野

先之略術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管子曰功與造化爭

流德與二儀比大淮南子曰人文夫無為與造化爭

指歸曰功與造化爭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

然而起司馬彪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鄙夫已見西征賦

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蓋理有毀之而爭

實之訟解莊子曰庚市子聖人無怨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唐

市子毀王於其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瘞呂氏春秋曰齊

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

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毋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

獲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意文摯

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

豐其屋蔀其家覆瓿障光之物也既豐田游馳蕩利刃駸

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闌之甚也

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老子曰

獵今人至聞皇風載躋時聖道淳杜預左氏傳注曰躋是

心發狂惟醇孔安國舉實為秋摘藻為春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

曰醇粹也主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

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也

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

為君惟夫為大惟余雖不敏請尋後塵論語顏回曰回雖

堯則之民或為屋不策琉敬尋後塵不敏請事斯語應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于

詔

漢武帝詔一首

里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士或有負俗之

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夫泛駕

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

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

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

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善曰相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

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善曰大

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

子曰昔舜出入日月莫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

及鳥獸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不寧刑措四十年不

尸子曰湯之教通四海海外肅慎晉灼曰東夷傳肅慎今

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

母來獻其白玉瑀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挹婁地是也

發渠搜氏羌來服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關之西善曰北

鄭玄詩箋曰氏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星辰不孛日月不

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

解陵不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善曰禮記曰麟皆在郊

與以水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善曰尚書曰子唯

大也歎辭也言美而且大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

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善曰國語越王句踐

賈逵曰親而近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

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

冊魏公九錫文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

樂器五錫納陸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

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為尚書

即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

錫勛所作

制詔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使持節丞相

領冀州牧武平侯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朕

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朕謂獻帝也左氏

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幸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

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與平

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

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

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本衛國河東

故曰唐衛所封當此之時若綴旒然何休曰旒旗流也贅猶

綴也以譬者言為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

夏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杜預一人尺

工朕無獲焉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即我高祖

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論語子貢曰

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惟祖惟父股肱先正

其孰恤朕躬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

鄭玄曰先正先臣乃誘天衷誕育丞相左氏傳審武與衛

于爾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

難朕實賴之尚書周公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又曰用敬

實賴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

也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

也時俱起卓兵強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子

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兆後及黃巾反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和政而佐王室

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

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入兗州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乞氏傳太史克曰顓頊氏韓有不才子以亂天常尚書曰出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

暹揚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烈黜其難魏志曰韓暹揚奉以天子還洛陽奉

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如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兆一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伍員曰少士衣術僭逆肆于淮南攝憚君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

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收首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

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四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

東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丑心之功也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

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本丁廣曰威稜愴乎鄰國迴文

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於上曰潰迴文

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宅丁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公由小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

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處

乘軒將返張揚沮斃駐固

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

建安四年公征呂布張揚將沮斃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

固殺繡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大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

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南魏志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南

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魏志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南

輅而北之毛萑袁紹逆常謀各杜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

詩傳曰沮壞也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五子以紹為太尉會太當此

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寒心已見上文周易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君執大節精貫白日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睢謂明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傀也

貫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魏志曰建安五年公

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屈于牧野鄭玄曰致天

所以殲盡也醜衆也爾雅俾我國家極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曰殲盡也醜衆也

說文曰出濟師洪河拓定四州青冀幽袁譚高幹咸梟其

首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

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

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

降封為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魏志曰

九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

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

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素熙與蹋頓遼西單于

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東馬踰太行至卑耳

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

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

州掣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哲之欲皆誕也管仲曰爾

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張儀曰交

臂而事齊楚檄蜀文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

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

功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

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玄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殄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救鎬鉅而羅者以萬計長楊賦曰求無邊城之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二曰穢豹三日密吉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鞞鞞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單于為單于疑字誤也鞞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北羈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叩竿請吏然請吏請南夷也又曰滇王降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以明德宣德於遠也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尚書曰惟刑之穆穆迓衡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庶慎吏無苛政民不回慝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也

勇死於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靖諳庸曰服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脾氏有不才子曰靖諳庸曰服讒菴辱也預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尚曰回慝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尚曰敦叙九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繼絕世雖伊尹格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文也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尹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孝悌之盛其遺書蔑如也于四海法言曰世稱東朕聞先王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于四海法言曰世稱東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選建明德以蕃并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崇其寵章備其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以七族而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其在周物又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予欲左右有民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流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反其羣弟乃懲難念

盛明之德也言以盛明之道少康

也遺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

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君尊位能休否也

周易曰逆殊方感成貨微物豫采甄祿徐羨之等徵靈運

如遠如逆殊方感成貨微物豫采甄祿徐羨之等徵靈運

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

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徧國夫惟道善貨且成說文曰貨

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感深操不固質弱易

能不懷傷粹鄭玄尚書縮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

板纏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浩蕩

人質弱者則陋於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在毛詩曰曾是

衆版纏猶牽引也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在毛詩曰曾是

款愛曩基即先築故地不更穿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

也相造于水者果亦有舊行壤石無遠延劉歆甘泉賦曰

延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且以求

延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且以求

延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且以求

延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且以求

務本齋民昏作氏傳臧文仲曰貶命以省用務高勸分杜

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粟帛澁積大業惟興是用

尚書曰惰農自安弗督作勞也粟帛澁積大業惟興是用

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韋昭漢書注一曰滯積久也易曰

衮卷龍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周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

禮曰王之服纁赤舄青紕也周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

左氏傳曰尚上也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以少長有禮上下咸

和經子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孝是用錫君

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

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君皆宣風化爰發四方

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遠人回面華夏充

實班固昭新日海外遐方回面百姓充實也是用錫君朱戶

以居

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君研

其明哲思帝所難

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答絲

人則哲能

官才任賢羣善必舉

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

則勸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

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孟說是

君秉國之均正色

處中

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也纖毫之惡靡不抑退

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

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

已見上文

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國語敬姜曰大史司

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

犯關于紀莫不誅殛

左氏傳

曰降災于夏以彰厥罪也

是用錫君鉞鉞各一

倉頡篇曰鉞鉞也丑

龍驤虎視旁眺八維

龍驤首周易曰蛟

質也又曰鉞鉞也

龍驤虎視旁眺八維

龍驤首周易曰蛟

引八維以自尊也

討論逆節折衝四海

毛萇詩傳曰擄大

上曰今以法割諸侯以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

是用錫君

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

彤弓一彤矢百茲

口十茲矢千

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

君以温恭為甘

孝友為德

毛詩曰温温恭人惟德明

允篤誠感乎朕思

是用錫君鉅鬯一

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

珪瓚副焉

相以下羣卿百僚比

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

命簡恤爾眾時亮

庶功用終爾顯德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尚書王曰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惟時亮天功又曰取對揚天子休命也

文選卷之三十五

十六

文選卷第三十五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求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末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實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

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薨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胃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

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非賞諡臣日貴史記崩通說韓

信曰

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施作造物則謝德之途已

寡也

言恩施既隆作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

劉廙

上疏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

有寄

使君主顯之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得彊為之使

楚辭

曰聖人遺察余之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武昭

曰諫

存匪懈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尚書

曰乃祖也成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

貞觀亡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

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

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

曰天地之道真觀者也曰在昔晦明隱鱗戢翼中明夷君子以

我鱗翼而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巷之市不

勝異價一巷之書不勝異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巷之市不

書必立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大之下魏志段灼理鄧艾

之師也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略

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略

下仲萬人之韜太公曰屈一人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略

曰齊田駢好談論故事齊人為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

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

不能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說孔子齊人為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

言者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說孔子齊人為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

光時有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爰在弱冠

有應弓旌禮記二十一日弱冠漢書制曰衰然為舉首左氏

大夫以旌也旌容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之元樂典曰高

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

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

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甚盛也周薦名宰府則廷譽自

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周薦名宰府則廷譽自

高何之元樂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

曰孤偃曰求諸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建武毛

侯莫如勤王求諸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建武毛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魏都賦功隆賞薄嘉庸莫疇機

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功隆賞薄嘉庸莫疇機

高祖功臣頌曰帝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馬言止有一

爾庸後嗣是膺也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馬言止有一

爾庸後嗣是膺也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馬言止有一

觀命可卷乃有五老游諸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
題為流星上入昂注曰元功茂勳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
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
表曰茂勳格平皇天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
曰履踐帝有恩焉輶軒萃止帝實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
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馬揚雄荅劉歆書曰今遣某位某
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鴉萃止也
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請庶乎不遠而後之義也毛詩曰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教蔡邕獨斷曰教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討

留城今脩張良廟

傳季友

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稍遷

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

雖綱紀故大州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於史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微管之

日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

幾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邳三寸舌為一老者師河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

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

也羽塚下羽敗自到說文曰出溺為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

仁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柏公九合諸侯不以冠德卓綽

仲之仁如其仁如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聲於康衢漢良受

其仁於邳地皆侯命而神交匪詞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

書於邳地皆侯命而神交匪詞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

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真固道契不墜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

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

易太子者良本召顯默之際宵然難究淵流浩漾莫測其

此四人之力也顯默之際宵然難究淵流浩漾莫測其

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相玄城碑曰俯仰

然難言哉矣都賦曰頌溶沆瀣莫測其深莫究其塗次舊

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沛行駕留城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靈廟荒頽遺

像陳昧杜預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頽者

遺像廣雅曰昧闇先生之撫跡懷人求歎寔深懷人又曰寤

寤也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門者太

史公過見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

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而忘其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死而忘其可作也吾

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語

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語

子詩曰君子哉若人毛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

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抒懷古之情存不

刊之烈懷古左氏傳序曰西京賦曰慨長思而主者施行

刊之烈懷古左氏傳序曰西京賦曰慨長思而主者施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第六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傳季友

綱紀夫襲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襲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

也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本敬始所以篤

也貴始德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漢書曰楚元王交之本也

母少弟也漢立文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大王基德十五王而

始平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也

長道業郝正釋識曰創制作範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與

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本支之祚實隆鄙宗曰本

支百世揚脩牋曰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葛君道

述鄙宗之過言也云郭有道沒則遺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

不與起也而立封翳然墳塋莫翦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

也所感遠存往慨然求懷毛詩曰維以不慨然夫愛人懷樹

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風

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

愛其樹而不敢伐也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

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也尚

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毛詩曰絲可蠲復近墓五家

長給灑掃便可施行郭璞方注

文

求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

行軍參軍王中書郎也帝疾驟先
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

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體道而不

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速著也

居見善如不及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

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黃帝聞

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

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

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

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

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一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

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

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問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

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或揚旌求士

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

或設處待賢求士待賢皆謂其上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

子曰昔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簋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磬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語寡人以欲者擊鼗語寡人以教者擊磬語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

寡人以欲者擊鼗語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

曰陰脩敷化二都威教朕寅奉天命恭惟求圖爾雅曰黃

克平餘烈已見上文又審聽高居載懷惟惟六韜曰王

曰滋率厥德惟懷求圖也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也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也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

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書有何人書朱雀門言

公卿皆尸祿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尚書曰爾有嘉謀

無忠言者也結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尚書曰爾有嘉謀

嘉猷楚辭曰結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尚書曰爾有嘉謀

幽蘭而延佇也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

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卿

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

大學也周禮曰觀國也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

之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事直言也崔

是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事直言也崔

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遭略多事不感才任三輔

劇縣令此四益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藉千畝號文公諫曰

夫民之大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帝藉

事在農也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姓不良以

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也良以

食惟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一

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金湯非粟而不守水

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旱有待而無遷漢書刪通說武信君曰昔為金城湯池不

功也帶甲百萬而無粟者鼎能守也朕式照前經實茲稼

籍民之命國之重寶也萬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

成典蒼龍載青旗躬耕帝藉又曰昔天子為藉田千畝冕

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將使杏花苜蓿耕獲不

愆汜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

是始耕高誘曰苜蓿草之先者也清明冷風述遵無廢春秋

漢書

崔

高

足

不

藉

以

一

不

水

稼

獲

不

廢

春

秋

行

其

成

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若爰井開制

令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懼驚擾愚民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

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

爰其處賈遠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

屋屋三為鹵可腴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為灌

為井也鄭旁終古焉鹵方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

術矢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禮曰君子敬法郵刑虞書

典尚書虞書曰欽哉自氓俗濫弛法令滋彰莊子曰唐虞

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少不寃之人

大夫廷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

林春秋元命苞曰鬼哭掛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鈴曰鬼

哭山鳴鄭玄曰鬼哭掛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鈴曰鬼

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以厭所以明發動容具食

與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一土傷秋荼之密網側夏

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也追刑厝墨子曰

杜預曰夏日趙盾夏日之可愛也永念聿冠緬追刑厝

異章紀年謂之戡康之際天而民不犯措四十餘年不用

徒以百鍬輕科反行李葉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

兩日鏢鏢黃鐵也張孟陽四支重四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

七哀詩曰李葉喪亂起四支重四罰爰創前古

以踐萬孤雖首足異罪五百劓罪五百官罪五百刑掌五刑之法

殺罪五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韓子行石邑山中深澗

峭如廡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

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

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

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秦歌雞鳴於關

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秦先秦歌雞鳴於關

下稱仁漢續班固歌詩曰三王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荒

荒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關闕下歌雞鳴於

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側然感至誠百男何

憤憤不如一緹索列女傳曰緹紫歌雞鳴於晨風之詩然雞

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

也憂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又

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也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亡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

尚書帝曰貨既龜具積寢繙繙專用漢書曰王莽居攝更

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等繙繙錢李斐曰繙繙以貫世

錢也管子曰凶歲糶釜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繙繙錢貫也世

代茲多銷漏參倍復參分或至一信也下貧無兼辰之業

中產闕游歲之費周書夏箴曰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

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惟瘼卹隱無捨

家產也左氏傳晉游飢字書曰游仍也帝溥臨賜朕休寶

矜歎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上帝溥臨賜朕休寶

漢書曰上帝溥命邛斜之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

臨不異下防也命邛斜之谷開而出銅年蜀郡太守劉俊

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

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且

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禮記孔子曰然

曰釋其耒耨治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摸也禮記孔子曰然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

周立九府圓法李奇曰圓即錢也

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

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

榆莢也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

其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

有毋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

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毋而行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

輕重也其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平動靜之機明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

曰湯武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曆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

斗二春也而折獄斷大刑於氣已立春則四分數

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

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准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

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岫夷曰陽谷只及岫夷廢職味谷

虧方夷昧谷見上句漢素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

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

之何哭嫗曰初吾子白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植善

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紛諍空

軫疑論無歸方言曰軫謂相乖戾也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班固高

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庶今日月休

徵風雨玉燭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

氣和謂之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後

天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

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

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

仲丑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

仲奇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求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

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

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掘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

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五

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節八極五

辰空無九序未歌尚書谷絲曰撫于五行庶績其疑孔安

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至於思政

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文帝思賈誼啟之至入見上方受蘆

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

之本蘇材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傷詩慎淮南子注曰軫

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

也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應劭曰幸四境無虞三秋式

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

此類不唯秋也廣雅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穗之謠毛詩曰

季多餘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
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
不可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宣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登爾

於朝是屬宏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罔弗同

心以臣厥辟尚書曰罔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曰堯典曰乃命羲和

星象下符川嶽春秋漢含章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

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

地理人事之紀也天文然後公才授職揆務分司揆度也

以五正置於未宣下民不忒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暹

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月月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

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朱均曰朱宣少吳氏鄭玄孝經注

曰或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疑漢書劉向疏曰舜命九

功尚書禹作司空兼作后稷契作司徒皋繇作士垂作共

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

中侯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各繇曰庶績其疑孔安國

曰或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

三萬三石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歷茲以降游

情定繁詔曰垂綬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情游罷人也尚

書曰寔若閑冗卑奔則橫議無已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

下文類漢書注曰先散也孟子曰是勢不澄則坐談彌積

魏志郭嘉談太祖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

素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幾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

石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城問

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瘠惡樹之風聲一鄉謂相鄰也漢書

曰朱邑為相鄰曾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相鄰人為邑

起冢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

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知大夫以下吏

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而復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以

吏掾音義曰文無所在害也漢故能出人於貼危之域躋

於仁壽之地貼危已見謝朓入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

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日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

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

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

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

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誅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

日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

恭為中年今是時郡國頗傷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

素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擻肥親往觀之不捕之兒曰旌方育

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旌方育

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白

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

輒東西散去入在朕前奏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漢

曰吾立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
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
也豈薪樵之道未私為網羅之目尚簡毛詩曰芄芃樵樸
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
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
以該之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今為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意正辭無侵執事漢書詔策昆錯曰大夫其正論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史記
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
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脩其禮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
拯溺無待於規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以樂飢鄭玄曰必
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是以三王異
抱朴子曰規行矩出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

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
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
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商君書曰
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
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弃本徇末厥弊
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沉文史也昔宋臣
滋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
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
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
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賊治出反是漢書
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
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
工有綺縠音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
樂有鄭衛也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
語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義也
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曰命決曰耕桑

曰趙武靈王胡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服以習騎射也更名為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予違汝者國之右民也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折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戲曰

庾曰今我民用蕩折離居也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戲曰

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蔡朕思念舊

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故選將開

民求言攸濟毛詩曰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元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

不安其居不能勞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德

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

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也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

侯嚳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所以闕洛

百穀之仰膏雨言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豈惟所以闕洛

弊色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所以闕洛

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夫危葉畏風

驚禽易落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

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

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單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群也故創

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無待干戈聊用辭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

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

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斯路何階人誰下有十二州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為五州

或可爾雅曰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頌汝志
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
諸侯揮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
文害意也尚書曰
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

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因藉時來乘此歷運魏志

上疏曰臣遭乾坤當宸求念猶懷敷德禮記曰天當宸而

之靈值時來之運祭于南巢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班固漢書贊曰漢承

衣冠禮樂埽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

上遺烈彫斲刑方經綸草昧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
埽地盡矣刑與刑剽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創味爽
也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官判始辨周禮曰

諸侯軒懸特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

之管子曰禮節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禪謀草創

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每時入芻膏菽課

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禮

田租漢書儀曰民田租芻藁以給禮

賦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今欲使

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八於天下也

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漸登

子曰聖人道造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曰不足

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

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道

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賓王已斯理何從佇聞良說慶典之要敬俟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先武皇

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

立未之逮而有志焉閑戶自精開卷獨得孫敬入學閑戶

庸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閑戶生入上市市人相語閑戶生

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九

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猶面漢書曰九流有儒

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六流雜家流農家流又

曰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

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樂三曰射四曰御五曰書六曰數淮南子曰百

家異說各有其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尚書曰競

二日萬機墨子曰早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

朝晏罷幽獄治政也聽覽之暇三餘靡失覽聽餘閑無事

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

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

之陰雨上之化下草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

者時之餘上之化下草偃風從人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

惟此虛寡弗能動俗蔡邕姜肱碑曰至昔紫衣賤服猶化

齊風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

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長纓鄙好

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曰境內莫衣紫長纓鄙好

且變鄒俗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

是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

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紳道行祿利然也對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王之略術班固

也路然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

年不得人請未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

大怒於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

隗始隗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

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

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

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

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

非士也輜駟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素紹賓客所歸

者也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

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

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拾地草而惰遊廢業十室而九游

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鳴鳥蔑聞字衿不作收教不

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鳴鳥蔑聞字衿不作收教不

季抄天下欲反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字衿不作收教不

弘獎之路斯既然矣獎勸也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

也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

書曰詔問蔡邕宜披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

也露得失指陳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

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相子將齊季多諱風流

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將齊季多諱風流

遂往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

反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

矣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

及於道者故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聞

之而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聞

易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

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

弘獎之路斯既然矣獎勸也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

也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

書曰詔問蔡邕宜披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

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相子將齊季多諱風流

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將齊季多諱風流

遂往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

反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

矣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

以虛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

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後漢

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

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除眊眊有違論輸左校漢書

涉好眊眊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字

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

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嘗病召咸教戒於狀十語至

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

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其時所言大要教咸調也

父迺不復言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守所居

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

籍膺表欲罪元群行賂真豎膺反坐輸而使直臣杜口忠

作左校漢書景帝問鄧公鄧公曰夫鼎錯患諸侯疆大不

讜路絕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

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山可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諸侯報仇聲類曰讜善言也山可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擅道為晉陽悉心以陳

秋曰謝安為和溫司馬不存小祭盡弘長之風

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傳喜問李尋曰問者水出地動

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

程